

大符



柳残阳作品全集

火 符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。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。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。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彩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世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OR K/F/6

内 容 简 介

“大虎头会”的龙头把子端木尚英垂暮之年又病入膏肓，嘱黑旗堂堂主谷喉魂速速赶往妙香山，将组合信物“火云符令”交给正随师习武修行的长子端木子厚，让其回总堂接掌帮会，继承大统。

但副主任雪樵与紫旗堂堂主严渡却暗生异心，狼狈为奸，怂恿二夫人李湘云与二少主端木子刚，妄图操纵废立大事，进而篡位夺权，以逞狼子野心。

于是，在谷喉魂只身前往妙香山的途中，便遇到种种凶险。严渡等人不惜重金，网罗收买各种杀手、怪客凶神对谷喉魂进行围追狙击；设计各种陷阱，必欲置其于死地；甚至不惜绑架谷喉魂的父亲谷朝旭相要挟。

但在谷喉魂闯关涉险，冒死犯难之时，

敌方收买的侠女席双慧却被其忠心所感，反生爱慕之心，甘愿为他卧底敌营。玄三冬原也为严渡收买，但也唾弃了禽兽其行的严渡，弃暗投明，甘效犬马。卜天敌明里接受收买，却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，为报谷喉魂的旧恩不惜舍身殒命。

当一身正气，沉稳坚毅的谷喉魂在最终决战中取得胜利后，在不失做作的欢呼声里，——“身外的嘈杂仿佛已隔入一层约幕之外，谷喉魂与席双慧脚下似是踏着飘絮，并肩行向幽暗的一隅，两个人同时在想——要能像这样相依相偎一辈子，该有多好！”

目 录

第一章	狙 击		(1)
第二章	刀 客		(17)
第三章	博 命		(33)
第四章	敌 友		(54)
第五章	云 诡		(72)
第六章	冤 家		(86)
第七章	善 缘		(104)
第八章	巧 遇		(124)
第九章	施 计		(140)
第十章	夜 袭		(157)
第十一章	攻 心		(179)
第十二章	斗 杀		(196)
第十三章	魔 影		(214)

第十四章	劫数		(236)
第十五章	恩义		(253)
第十六章	反戈		(270)
第十七章	卧底		(290)
第十八章	全义		(304)
第十九章	舍生		(326)
第二十章	献符		(347)
第二十一章	对决		(382)

第一章 狙 击

日头挂在正空，却没有一点热力，热力已经被深秋的那抹肃煞吞噬了，已经被深秋的阵阵冷瑟层封了，洒落满山满地的阳光，却清冷得只似一片晶幕——一片明亮但毫无暖意的晶幕。

苍穹晴朗，几朵白云随风飘移，风却吹拂得野草倾翻舞荡，有如一波波起伏的浪涛，然而浪涛是枯黄色的，浪涛浮沉在这片荒凉的高地平原上。

闪映着森森寒芒的那对虎头钩抛坠入齐胫的野草之中，这条结棍汉子的一蓬鲜血便赤滴滴的喷溅向空，猩红的血水水凝结成一幅不规则的图案，又在瞬息间幻灭，正如汉子喉中一声短促狂号的休止。

天高地阔，莽莽草原，在这样恢宏的背景陪衬下，一条生命的殒落是显得太渺小、太微不足道了，尽管生命的成长并不容易，尽管活到那汉子的年龄需要很长的辰光……

黑巾黑衣黑靴的谷喉魂冷漠的站在那四个人中间，苍白瘦削的面庞上未带丝毫表情，他的黑色大氅不时随风飞扬，在氅沿拂扬的须臾里，紧握于右手上的双叉斧蓝光隐

闪，宛若魔鬼的无声诅咒！

包围谷唤魂的四个人，脸色已像那翻舞的野草一般枯黄，他们早知道这是一次死亡任务，尽管他们也有过侥幸的想法，如今却已明白，欲求侥幸便如同期盼日从西起，竟是恁般断不可能了。

行动之前，他们都领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银子，算是酬劳，是安家费，更是准备身后的铺排；他们在领钱的时候，各有其复杂的心绪，然而有一桩却是相同的，他们很恐惧、很紧张，因为他们待要狙杀的对象是谷唤魂，“血手无情”谷唤魂，“大虎头会”最最狠辣的几员骁将之一！

风吹着，带起嚎哭似的呼啸声，四个人开始围绕着谷唤魂慢慢旋转，他们的兵刃以迥异角度指向谷唤魂——皆是最适宜攻击的直接角度；谷唤魂挺立不动，目光平视，非常专注的凝聚于一个焦点，好像那一点里包含有大千世界，有红尘无限……

四个人突然一齐动作，四件兵刃挥映着冷锐的寒电交互穿织，光束结成罗网，猎物就是谷唤魂。

黑色的大氅蓦地抖起一度半弧，宛如猝然飞展出一朵黑云，这朵黑云却其硬如钢，其疾似鹰，“呛啷”两响合为一声下，一柄三尖两刃刀，一条豹尾鞭被震得横抛向天，当大氅的影像犹在人们眸瞳中凝聚未散，谷唤魂已鬼魅般飘过另两件兵器的隙缝，双侧形如弯月般的斧刃斜扬反落，两条躯体便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倒跌而出，滚热的鲜血喷向晴空，仿佛染赤了那一抹青碧。

人的身体内并没有多少血液储存，因此也就经不起这样的流损，换句话说，一旦从人体内喷出如此大量的鲜血，人的生命之泉即已枯竭。

生死的间隔只此一线，存亡的道理这等浅显，谷嗅魂明白，他的对手也一样明白，他们全知道，九泉之下，又凭添冤魂二缕了……

仅存的那两位原已枯黄晦黯的面孔，现在更泛死灰，他们惊窒欲绝的往后倒退，不由自主的剧烈颤抖，从他们的神色、从他们的眼底，可以明确读到他们对生命的眷恋，对灭绝的恐惧——所谓心胆皆裂，约莫就是这两位如今的写照了。

两个人手上的家伙已被谷嗅魂飞旋的大氅震落，此际只留得空拳四手，而兵器在握犹难为敌，单凭两手肉掌，又到哪里求胜？这二位眼前的形态，早已失去杀手的悍气，倒似一双待宰的羔羊，好不可怜见的。

野草又在风中翻倾，风仍在呼啸，一股酷厉的韵息益加浓重，浓重得透着血的腥膻，浓重得在谷嗅魂的瞳仁中凝形……

两个人猛的朝左右狂蹿——真个好默契；谷嗅魂似乎早有预料，他的动作迅捷如电，倏弹空中九尺，人往对方左右奔逃的中心点下落，斧刃的光芒便向两侧流射掣闪，像煞极西的蛇火猝映又敛，当分射的冷焰隐没，两颗斗大脑袋业已滚入草丛深处了。

谷嗅魂没有再多看一眼，他将披肩的黑氅拢紧，头也

不回的大步离去；生命的殒落，在他而言，是太平淡也太不足为奇了，他活着的环境就是这么一个环境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，在阴阳界上争存亡的环境，生有何欢？死有何惧？喘着这口气，只是为了应该喘着气才能延续生命罢了。

晴空依旧澄净如洗，蔚蓝的天，淡渺的云，显得这般明朗高远，展示着如此不可变易的永恒，五条人命的消逝，丝毫不曾影响什么，在雄浑辽阔的大自然里，五具血淋淋的尸体，又何尝点缀得出些微的异象？

荒村野店，一灯如豆。

谷喉魂独自坐在这张白木桌前，独自喝着一壶酒。

酒是极烈的烧刀子，他喝起来宛如喝水，一口一盅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

桌上没有任何下酒菜，连几粒花生米，甚至一碟大葱白都没有，他就是这么干喝着，瘦削的面容上，依然不带了点表情。

这个客房实在简陋，不但简陋，而且阴潮，房中浮漾着一股腐湿的霉味，竹榻上的被褥看上去都已灰塌塌的透着污斑，泥土地面有些沾粘，连屋顶的横梁也难负荷般朝下弯曲了，只这么间野窝子，住一宿还得两吊钱哩。

谷喉魂好似不觉得他置身之处的肮脏与霉秽，他坐在那里喝着酒，光景像是他只为了坐在这儿喝酒才到来的。

于是，轻轻的叩门声响起，声音轻得如果不仔细去倾听，便根本听不出来。

谷映魂的形色平静，没有半抹除了平静之外的反应，他的视线望着面前的粗瓷酒杯，望着杯中刚刚斟满的透白酒液，嗓调低沉的开了口：

“进来。”

门扉悄然推启一缝，一条人影迅速闪入，才一进房，又将门儿掩紧，然后，冲着谷映魂哑声一笑，趋前拱手：

“果然是谷兄驾临，我那两个小兄弟还算有眼力，只是一瞥，即已认出谷兄身底，年余未见，谷兄近来可好？”

进房的这人身材高大，满脸横肉，尤其一双招子尖锐如鹰，从面相上看，显然是个精明老辣的角色；谷映魂也未还礼，更无乍遇故人的喜悦之情，他淡淡望着对方，淡淡的道：

“皮九波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”

那皮九波又是憋着喉咙干笑：

“原也叫巧，明天有票生意要做，我先派下两个小兄弟打前站，约好今晚在这间荒店聚晤碰头，谷兄进店的时候，恰被他们看到，我一来就暗里得了知会，赶紧过屋向谷兄致意问安……”

谷映魂管自举杯喝酒，咂了咂唇：

“你那两个小兄弟，他们以前见过我？”

皮九波忙道：

“人的名，树的影不是？没吃过羊肉也曾见羊在满山跑，他们虽说无福拜识谷兄，但有关谷兄形象的描述却听得多了，是才一入眼，便认出谷兄的身份；‘血手无情’威扬

天下，名慑武林，要掩藏可是大不容易啊……”

谷啖魂用手背抹去嘴角酒渍，无动于衷的道：

“我知道今晚上必定有人前来，却未料到是你。”

皮九波搓着一双大手道：

“冒失冒失，谷兄，寅夜造访，实乃缅怀旧交，渴念故友，若有唐突之处，务请谷兄包涵则个——”

谷啖魂轻旋酒杯，闲闲的道：

“开始你的劝诱程序吧，皮九波，你必是早就想耍一套说词的，嗯？”

皮九波的表情僵窒了一下，故作镇定的道：

“谷兄，什么劝诱程序？我不大懂你的意思……”

又替自己斟满酒杯，谷啖魂不带笑意的一笑：

“他们硬的玩不成，如今玩起软的来了？皮九波，你一进门的架势，就明摆明显是个做说客的，其实不必绕圈子，更犯不着套我的话，开门见山交待清楚，你的差事了结，我也好摊铺睡觉！”

皮九波尴尬的打了个哈哈，讪讪的道：

“谷兄，你怎能如此肯定我是做说客来的？”

谷啖魂道：

“不但肯定你是做说客来的，而且我还知道是谁托你来的，我们老窑里的二当家，是么？”

连连摆手，皮九波噤若寒蝉：

“不，不，谷兄，我算老几？‘大虎头会’的二当家怎有可能找上我办差？我皮某人便再多生上一张脸，也没有

这么的盘儿蒙受雪樵公的青睐，这次相逢，实是巧遇……”

谷喉魂抿了口酒，道：

“在我不耐烦之前，最好停止你的连篇鬼话，皮九波，我们也结识了好些年，虽然来往并不密切，到底亦称得上是朋友，你想说什么尽管说，听不听在我，再要扯淡，就是你自找难看了！”

愣了半晌，皮九波才干笑着道：

“好吧，谷兄，还是你精到高明，我是孙悟空，你就是如来佛，任我七十二变，也变不出你的手掌心，对你，我可真叫服了！”

谷喉魂冷冷的道：

“少废话，朝正事上谈！”

皮九波清了清嗓子，中规中矩的道：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今日下午，我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委请我跑一趟与谷兄你见个面，劝说谷兄认清利害，明识大体，千万别朝牛角尖钻，否则误人误己，对谁都没有好处……”

谷喉魂道：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皮九波苦笑着道：

“谷兄，此人是谁，恕我不能奉告，然则我斗胆前来，却是一番好意，亦是为了谷兄往后的处境设想，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风向变了就该转舵收帆，不作兴闷头瞎干，忠

心义胆，也得看在什么光景下对什么人来表——”

谷唤魂笑得十分萧索：

“皮九波，你是‘大虎头会’圈子外的人，当然不明白‘大虎头会’圈子里的事，这并非转舵收帆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人良心良知的问题；我分得清利害，辨得明形势，不愿弃的却是忠义二字，为此二字，刀山油锅可往，粉身碎骨不惜，将来的处境会越发艰难，这个我清楚，艰难不足惧，唯一死以服而已！”

皮九波的一脸苦笑不但苦，更且僵凝在横肉的皱褶间：

“谷兄，据闻贵组合老当家端木前辈现已病危？”

点点头，谷唤魂黯然道：

“三年前就中风不起，半身瘫痪，近时来更乃病情转剧，每下愈况，端木爷老了，风烛残年，受不得恁般折磨……”

皮九波小心的问：

“听说端木老当家连神智都不清了？”

啜一口酒，谷唤魂道：

“这是谎言，端木爷神智清灵，内心明白。”

皮九波连声致歉：

“恐怕是有人讹传了，谷兄请勿见怪。”

哼了哼，谷唤魂道：

“不是讹传，乃是有意散布谣言，借此混乱人心，加强那一帮别存异谋者的声势，皮九波，我四天之前才辞别端木爷，岂有不知他老人家病情深浅之理？”

皮九波陪着笑道：

“说得是，谷兄说得是，不过，谷兄曾否考虑到眼下待办的这档子事，或许有很多人以为不然？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想法……”

谷喉魂沉重的道：

“你讲的这种情况，打三年前端木爷中风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形成，然而这不但有欠公平、违背传统，尤其端木爷决不苟同；皮九波，‘大虎头会’的江山是端木爷出生入死领头打下，‘大虎头会’之所以有今天的气势和根基，亦俱赖端木爷的苦心经营，我姓谷的追随端木爷一十三载，甘苦与共，生死相从，由一个浪荡江湖的狐魂野鬼承端木爷拉把为‘大虎头会’的‘黑旗堂’堂主，知遇之恩，如山似海，端木爷的亲口谕令，虽有万难，亦必贯彻到底！”

皮九波垂下视线，道：

“谷兄，只怕你独木撑不住倾厦。”

谷喉魂阴冷的道：

“我不是独木，‘大虎头会’的现况亦未达倾厦之险，皮九波，吾道不孤，‘大虎头会’尚有天良未泯之辈！”

顿了顿，他又神情严酷的道：

“不错，那些人结党成帮，在组合里扩充势力，暗为羽翼，业已有了气候，然则彼此都不要将结论下得太早，鹿死谁手，仍在未定之天！”

皮九波迟疑的道：

“委请我的那人，还交待得另外有话，要我说予谷兄知

晓——”

谷唤魂缓缓的道：

“想是许我好处了？”

脸上一热，皮九波赶紧道：

“他说，如果谷兄对此事抽手，不再坚持原意，除了奉送谷兄黄金六万两，明珠十斗之外，贵组合‘黑旗堂’所经营的一切买卖、包括原有码头，完全割交谷兄自行掌握，不必再听命于‘大虎头会’。”

寒森森的一笑，谷唤魂道：

“条件倒是十分优厚，居然还容许我脱帮自主——皮九波，你可以回答他们，我不能接受！”

窒噎片刻，皮九波又轻声道：

“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再做决定？谷兄，我是替你打算，那端木子厚有什么好？扶不起的阿斗一个，你又何苦为他出这种力，卖这种命？”

闭闭眼，谷唤魂低沉的道：

“少主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忠厚、踏实，再挑剔也只不过缺了点心眼而已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是端木爷元配夫人的嫡亲骨肉，端木爷的长子，端木爷手创的基业应该由他继承！”

叹了口气，皮九波道：

“谷兄，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，只要把那枚‘火云符令’交出来，富贵名利便都是你的了，十辈子八辈子也不愁吃穿，谷兄，唾手可得的荣华，为什么弃若敝屣？你这样岂不是太傻了？”